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第三十八回 金蓮瓣倒垂群英智竭 紫竹根斜畫眾鄙魂窮

金蓮島為西北大島，周圍百有餘里，出水三千丈。上聚，中寬，下束，聳轟攢簇，儼若蓮華。頂中平坦，有三十六池，俱產金色蓮花，每孕結實，可得八升，兩月開花一次。凡莖一花，即為歉產。兩花、三花，乃為常年。花上生莖，復起花二三座，則為大有。其葉盈丈，蔥翠不枯，可以為瓦、為簷。其室與莖皆有素絲，可織為衣，且除寒卻暑。其實，食之耐饑除煩，壯精神，益容顏。池內之水，淡而香冽，破愁懣，消積痞。旋渦圍內淡水只有三處：一是天井關，一是上池峰，一是金蓮島。惟金蓮之水寒冽。所以居民單傳者多，有二子便為丁口茂盛，三子者則稱人端。然絕者亦少。凡產必男女並生，從無夭折。婚配以出腹七千日為期。七千日未足不婚配，七千二百日必配定。未產育者不離家。凡下島，必夫婦偕行，裝束一樣，無男女之別。死則同死，以瓣為棺，以葉為槨，或葬於島下洲嶼，或葬於金蓮隙中。島上居民，各事不求於外，亦無官吏凌虐、強豪欺壓等事。

起初，原非人境。有十峰嶼卜氏，泛舟過此，愛其奇特而不能上，料度頂巔必非尋常，乃用微繳引堅線，係著馴鶴於東放之，使飛過西，以引粗索，復用船收鶴，掣得粗索，以提竹籠。卜氏乘坐而登，見形勢殊異，乃帶親族移來居況因上下不便，熔金作鏈六十道，分鎖四面峰頭。自卜氏移居以來，浮石碧沙嶼、雙丁洲荒歉。邊州大夫喻常、邑大夫史泰，遭荒不報，已赦之糧復行催征。島主訪知洲嶼饑荒，發下賑濟，史泰悉行侵漁，與喻常入彀。百姓上訴，又俱受辱。怨不得舒，發憤祖呼，半日聚有五千餘人，將喻常、史泰拿出齧盡，妻子家人悉行打斃，囊橐分給而散。島主接得邊報，遣大夫樊光前帶兵五千巡察北邊，誅首惡，賑百姓。光前有子名嗣昌，年幼而勇冠三軍。亂民間知，只道是來征剿，素識光前守法嚴整，嗣昌智勇無雙，料不能敵，連夜齊集，各帶家眷，逃上金蓮。推正直者為首，而群遵之，將金鏈一概收上。相延數十餘年，並不改移。島首鬱廷因廣望君歸，深自悔過。十餘年後得病而死，眾人共尊伍彩為首。伍彩因父兄從兵，為金粟傷歸而死，痛切於心，是以童據仁來投，慨然收入。童據仁等取死，立催鐵鷲引兵復仇。及牛達兵敗，令陳英杰帶眷屬細軟，將書先來相懇。

伍彩得知，便令盤上。陳英杰訴說父親被殺，痛哭流涕，伍彩想起先世，亦為嗚咽，指示安頓。

話說牛達等到，鐵鷲射起鳴鐘，島腰鏈下金鏈，鐵鷲盤上，與伍彩說明，始將六十道金鏈盡行放垂，眾人陸續登上。

衛斯看著形勢，以目視石中，石中暗與陳英杰道：「此天府也，素知各事，無仰於外，何不取之？」陳英杰道：「我昨已有此意，閒暇可同牛將軍議。」及夜間，心腹敘集，牛達稱贊金蓮島天險，可以放心安居。當下，苟新道：「據老夫看來周圍廣百餘里，沒有一人異心，敵即可上，何為天險？」石中、衛斯、陳英杰齊聲道：「老將軍之慮是也！請教防衛久安之計。」郎費道：「有何難事？雖役眾我寡，然彼弱我強。密往而盡擒之，患既可除，島復獨有。豈不為妙？」牛達道：「我亦知之，其如人心不服何？」苟新道：「此計正為人心不服耳。若全島軍民相憐保固，又何必為此也？」牛達道：「然則不宜太遲。」令軍士飽餐銜杖，使陳英杰同先來的兵士為首引路，各用短兵前去。可憐伍彩等並將士人眾俱在夢中，盡被殺死。

次日，鐵鷲早起，聞知大驚，忿然來責牛達道：「逃命得所，反戕恩人，何也？」牛達道：「亦為將軍計。彼等與浮石無怨，非如我日不共戴天。彼苦暗引浮石兵上，我們死無所矣！」鐵鷲道：「伍彩因父從鬱廷為浮石所傷，刻思復仇，何謂無怨？若非彼借金蓮容身，此刻豈有死所，狼子野心，恩將仇報，天豈容汝！我不能同汝作累囚也。我負金蓮、伍彩矣！」說罷痛哭，拔劍自刎而亡。

再說龍街，次晨令將士飽餐，以備鏖戰。只見巡軍報道：「賊兵全營遁矣。」龍街問道：「船可在否？」巡軍道：「仍泊如故。」龍街笑道：「宿於船內，以伏待我勞耳。」余佑道：「未必然也，立陣而壓之，去存即見。」龍街恍然道：「伯護其慮蓮瓣乎？」余佑道：「然。」龍街道：「我先往視，伯護結陣後來可也。」余佑道：「遵命！」龍街領百騎馳到港邊，不見動靜。令軍士以蘆葦縛石燃火，擊於船上，艙篷焚著，亦無人出。龍街悔道：「便宜群賊，俱逃走了。」余佑在後趕到，道：「不必著惱，追往金蓮島便知。」龍街乃回船，拽滿各篷追來，仰望島形，挺然直立，其半腰間有垂崖懸出如蓋。船到周圍巡視，四面皆然，西、南、北水流湍急，東邊又係回渦，殊難下錨。龍街道：「似此，如何攻取？」余佑道：「攻既不能，誘亦難致，惟有分隅圍而困之，役內或變，自有降而效力者。其時方可得志。」龍街道：「殊為曠日持久也。只有如此。」乃派諸將士周環分方，依洲傍嶼，泊船伺察。再將始末奏上，並申詳廣望君。島主命下，鐵柱等諸盡節陣亡將官悉賜封贈蔭蔭屏風島使牛忠嗣鎮守，晉中大夫之職，所獲賀德、廉能、苟新、郎費四犯家口資產悉賜忠嗣。其餘有功將官，俟寇平再定升賞。士卒給餉一年。將士無不歡呼，益加切望寇賊困憊，投降收功。

且說牛達等奪得全島，分派軍士，每隊令三名於瓣峰隙內架蓋荷葉為簷、為室，替換了守。諸將練習武藝，安然無慮。

過了月餘，與眾商議道：「龍街等久居無事，必然懈怠，船可劫而焚之，亦奇道也。」衛斯道：「西、南、北皆不可行，以其水勢不順也。」石中道：「眾船大營，似泊芙蓉嶼，正在東邊，須候風順燒之殊易。」牛達道：「如何燒法？」石中道：「在蓮瓣內貯炸藥蒺藜炮，紮走線於香尾，置盤香於罐中，黑夜認清風頭下島，對定方向放去，自漂入泊船邊，並無響動，敵人不覺，香盡線走，藥燃炮炸，各件飛碰，黏刺著者，無不焚燒。」牛達喜道：「可即辦就，待時而行。」陳英杰笑道：「若不辦就，他們如何得知？」牛達道：「今日天色要漆黑方好。」石中道：「此刻正是東風，晚間天色如何得黑？」衛斯道：「東風已起三日，晚間應轉，且待黃昏看勢可也。」陳英杰仰視道：「什麼黃昏，而今已轉動南風了。」牛達道：「須由南而西，務必趕備夜間定係西風。」眾人遵命，收拾齊全，抬到島邊，天色已黑。照定風鳥，看其尾羽漸對東邊，始令軍士縋下，三十蓮舟為一排，共有百排分列放去。又令勇士八十名，駕著蓮瓣，派作十處，各帶短棹，隨後保護。牛達等在峰隙中守待。去有半時，遠望火發炮炸，眾人大喜，須臾俱熄。石中驚道：「檣桅都照得明白，難道不曾著船麼？奇怪！奇怪！」陳英杰道：「且待隨去的士卒歸來便知。」牛達同眾將回營，直到五更，方有了軍報道：「隨去的回來了。」牛達令進。只見五十餘名軍士垂頭喪氣入帳，牛達問道：「如何失去二十餘名？」軍士泣道：「若非二十餘人，小的們性命俱休矣！」牛達道：「二十餘人如何救得汝等？」軍士道：「小的們八十人乘風隨往，不期敵船外邊有木關攔，阻住炮瓣，意欲砍斷木關，恐有聲響，為敵驚恐，乃扶炮瓣跨入。方才過得三排，哪知走線一時俱著，關內關外藥發炮炸，照得明亮，勝於燈火。那料裡面復有浮木將已入炮排悉行隔住，不得近船。浮木雖俱燒燬，奈火炮發盡無遺。不防敵人箭矢蜂到，小的們返棹趕回，在後者已受重傷，倒下立死。小的們只得四人划槳，餘者將死屍負著，以護遮身體。各軍屍首現在邊上。」陳英杰道：「且去調養。」又令將眾屍掩埋。

諸人退出，陳英杰道：「今晚西風仍盛，可照樣備造，令每炮著一卒，乘蓮瓣隨行，遇關扶過，復將所乘蓮瓣翻入，隨前燃著走線便趁風飛進，速行退回，炮無不著船，船無不著矣。」石中道：「須使兩卒各捆蓮甲，隨往互扶，更為妥貼。」牛達道：「所謀誠善，飛速備就，即便行之。」陳英杰又製造百炮，當夜令二百水軍隨往。天色黑暗如舊，直到關邊，共扶過去，復同翻蓮舟入內，隨近浮木，見裡面約隔三尺，仍有浮木一道，又抬炮跨過，忽覺瓣底俱如腐爛，隨手破損，藥濕漸沉，眾兵大驚，知中暗計。有的急急返棹，翻出逃回，有的仍在浮木邊觀望。忽聽得梆響，箭矢如雨，雖俱有蓮瓣包裹，哪知箭箭入肉，著者盡倒，二百水軍逃回無幾。

你說這係什麼緣故？原來官軍分泊之時，恐遭暗算，令造又竿浮木以護船，外造浮關，用長竿叉之，以擋來寇，前頭復用水絮擋遮。所以蓮甲內火炮燃發，蒺藜飛花、火蜂火蝗等件，紛紛亂竄，多著於水絮之上，雖不成害，水絮俱被焚穿。當夜見火發，便令救護，並令強弩迎面認著黑影子發機，直見船去無人方止。龍街道：「曾聞金蓮華瓣可以為舟，今再見之，實為深思，須要加意防備。」冰珠道：「家君昔用油布煙破金蓮甲，思蓮舟亦畏桐油，應於浮木之外，加用浮木一道，中虛三尺以貯桐油，油浮水

面，水上有油，司保無虞。蓮瓣過此，遭油自敗。」龍街令如法造辦。果然賊寇又到，先入遇桐油者皆損壞溺沉；其來入者，又俱遭弩矢蘸浸桐油射斃。惟在後面數船，見機逃去，未喪喪命。

龍街等仍向遠望，忽聞喊道：「不好了，木船燒著了！」大眾回頭看時，龍街的坐艦船內噴出火來，乃係蓮瓣炮發，竄入之火。龍街忙令兵將俱上鄰船開去，丟下任其燒燬，片時即盡，幸未傷人。龍街怒道：「衣甲兵器俱不足惜，有祖遺獅筋鷹爪天罡鉤亦遭燒燬，殊為可惱。天明往島下細看，可有上去之法，便可殺賊，以泄此恨。」眾將齊道：「遵令！」谷裕道：「武侯昔巡四鎮有獅筋鉤，用擒牛市，鉤之妙處，願悉其詳。」龍街道：「聞當年西邊簸箕島下狂風驟雨，騰起紅赤雲霧，直上天空，經國內至浮金之無量潭落下，火光數里，三日方息。

後民往視，見一金毛大獅、赤白二龍，又有二蛟，縱橫倒斃潭邊，只有赤龍身體未直，漸漸活動，翻沒水中，後即名此潭曰赤龍潭。附近居民剝獅，屠龍，斬蛟。我祖施公出使浮金，聞得此異，用重價購獅。可惜皮骨俱已售去，只得其筋。此筋晶瑩輕軟，有質無形，遇堅愈堅，映物同色。獅食五金，故筋著五金則膠黏吃緊，一鉤著，三十六鉤盡著。雖離妻之明，無所措手。」冰珠道：「有如此好處，真可惜也！」余佑道：「西風猶緊，可令軍士分班安歇。待天明看風勢開船。」龍街道：「伯護之言是也。今諸將士歇息，未將與小將軍、余將軍共待天亮如何？」冰珠道：「甚善。」余佑道：「借杯酌閒談，以消長夜，庶免寂寞。」乃命上酒。就在余佑船上，並值夜將佐三十餘人計議破島奇謀。

不覺漸漸天亮，大小將士收拾齊備，只待烏轉棊篷。無奈西風勢猶勁盛，余佑道：「何不擱戲前往？」眾將得令，齊解纜起錨，擱戲而前，兩個時辰方進得四五里。次後風漸轉頭，片刻便到。分南北兩路而行，迴環察看，余佑咨嗟，龍街歎息，無策可施，令俱下錨，奈停泊不祝冰珠道：「且用長金鏈周圍箍轉。」將士得令，便俱轉舵回到洲邊，令每伍安爐，煅金成鏈，接聯長條，每條長五十丈。七日俱齊，復開船到島下，運槳馳篷，棹挽並使，傍石依岩，各相聯接。匝轉頭來，絞關絞起，結成大箍，終日成就。眾船下錨纜於鏈上，方才得泊。

再鑿石壁，鑽斷斧缺，錘俱碰回，其堅無比。龍街令道：「無論將士人等，有奇謀上島，算平寇第一功。」令出三日，並無獻策者。龍街道：「非不盡心竭力，奈遇此險隘，智力全無所用。只好仍泊沙洲，將實情奏明，請廣望君指示耳。」余佑與眾將齊道：「將軍所見極是。」話說廣望君自接龍街詳文，見群凶皆逃於金蓮島，向來雖知峻險，尚未悉其詳，乃問墨珠金蓮島上風土人情。墨珠檢冊呈圖，廣望君細閱道：「似此上有懸岩，下深無量，破之殊難。」正思良策，忽聞島主命召，隨入朝見。島主道：「駙馬免禮。今據西部水曹大夫奏稱，西邊自去歲久旱，河道淺涸，船隻斷絕。因查當年西老庶長制度，蓄水盤駁，糧儲始得挽運，今漢河俱乾，有何水放往河道，百貨不能得上，無計可施。又據征北將士奏道，隅於金蓮島。寡人想金蓮隘塞，為諸島之冠，先王曾傳遺訓：『如有緩急，金蓮可避。』蓋謂其巔風土民情，糧草充足，不必外求。五年、十年俱可無慮也。今逆黨盡往，既莫能仰攻，又無由得上。收兵則彼竊發，出兵彼又還伏。圍之費耗，無有盡期。寡人熟籌二事，正乏善策。昨朝方珠奏武侯命到，奏鎮國公主患疾已痊。寡人之意，欲召武侯面議，駙馬高見，以為如何？」廣望君道：「以臣愚見，金蓮事緩，運河事急。臣先往視運河，且請批諭龍街等小心謹慎，分佈停泊，毋許懈怠，致有疏虞。臣視運河回朝，便往金蓮島看形度勢，如不能了，再召武侯商量。」島主道：「武侯病瘵愈未多時，正宜調養，殊不願勞之。駙馬親往，寡人無憂矣。可帶方珠於無逸殿便宴。」廣望君辭道：「宵旰之時，不敢領宴。臣即動身往視運河。」島主喜道，「駙馬如此急公，績自可銘。回來給汝洗塵罷。」廣望君稱謝。

出朝回府，方珠隨後亦到，請安，呈上武侯手書，稟道：「姪昨日午刻到都，朝見主上、娘娘，即欲前來叩請叔父金安，因娘娘賜宴，出宮時已簿暮，乃往墨珠哥哥史館告說父母病俱痊可。今晨前來，途中恰遇勞公公奉命召姪入朝，主上問雙龍各事，所以此朝才到座下。望叔父恕有！」廣望君道：「罷了！汝父親善飯麼？」方珠道：「父親平素食少，近年如常。惟心事觸發，則長吁不食，兩母亦然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聞鎮國公主有疾，係何病症？」方珠道：「因夢見外祖，哭慟而醒，竟日傷悲，頓致怔忡損瘳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吾今奉命往視河道，未及修函，汝回雙龍可說我平安。」方珠道：「姪子欲隨叔父去看看西偏。」廣望君道：「習練習練也是好事。我修書致汝父親，並言隨我西去。汝可使備車騎。」方珠領命。

須臾回來，廣望君將書交從人帶回，同方珠出門，問道：「汝係車係騎？」方珠道：「聞當年父親巡視四鎮，得平大夫為御，今叔父巡視四河，姪子亦願為御。」廣望君點首登車道：「可帶從人？」方珠道：「恐其羈遲，追趕不及。」廣望君依允，方珠發軔，略略出城。

第三日，中時到西流關，又行四十里，由汧河過渡，廣望君左顧右盼，就下汧河鎮坊子。次日循河塘行，只見深處有水，淺處俱涸。午刻到古壩，見已經照舊挖開。行看下河，一路俱係乾涸，底泥龜裂，沿河十里篷舍及口堵塞，仍然如故。途中村莊俱全，人煙斷絕，直到春水河口，築壩依然。食惟餓糧，飲無處所。乃進新邑，寂寞人稀，晚餐米麵俱無，得買水如泥漿。當日宿於邑內。次早回車，方珠問道：「聞《御荒策》內有興大工一條，看此河形勢，非大挑不可。」廣望君道：「戶口懼散，食水全無。都中望此糧餉以賑各荒州邑，豈能待河挑成而後運耶？當更思其策。」方珠道：「濟急，惟有斷西流之水，使盡歸汧河，始得放下耳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下水僅五州，所運惟糧，上河數十州，通衢百物往來之處，安可斷耶！當再思其盡善者。」方珠熟籌，無有奇策。

午後又到汧河鎮，廣望君仍下車進坊子，令方珠道：「天色尚早，汝可看看西流情形。」方珠到河邊，見各船止泊不行，問其緣故，水手回道：「此刻關已閉了，各船停泊，待明早開關。」方珠恍然大悟。算計已定，跑回坊子。廣望君笑道：「得策了麼？」方珠道：「因見大關朝開夕閉，擬得規模。」廣望君點頭。

方珠正欲告訴計策，外面馬嘶到門，乃係關政大夫吳洪，聞都中報廣望君巡視河道，趕訪而來。入坊參見，請進關城公館。廣望君道：「不必大夫費心。煩撥軍士五百名，辦大駁船四十隻、巨纜兩條、中木樁八十根，並備盛二石雙層苧麻布袋四千口、長五丈拇指粗棕繩四千條、長二尺木桴四千根，繩兜袋底，桴貫繩頭，限來日午刻齊全，五分發往西流河口，五分發來鐵牛灣，不得有誤！」吳洪領令辭出，上馬飛去。須臾，家人呈上酒席，廣望君道：「可係吳大夫送的？」家人跪稟道：「正是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可將回去。言今奉命來西視民災困，若此美酒佳饈，何能下咽？」家人不敢違令，叩頭收去。

次早，吳洪已將各件辦齊送到，稟明仍有五分送往大河口，廣望君喜道：「有勞大夫。可令軍士取砂土裝於袋中，將口繫緊，入駁船內。」吳洪傳諭眾軍同時囊砂，繫口上船。廣望君問方珠道：「汝知之乎？」方珠道：「可係關閉堵堰，關開掣去乎？」廣望君道：「汝同吳大夫於大河口辦來。」方珠、吳洪奉命而去。便令軍士於汧河口西下樁，用巨纜攔河繫於鐵牛項上，申刻關閉，令將駁船內砂袋排拋填河，桴木括於巨纜樁上，河內過住不流，堰下水即必減。堰上積水漸高，轉入漢口內動淌。派軍士日夜守候。次日卯末，令將砂袋掣入船內，駁轉填塞汧河口中，以防內水回出。須臾，方珠、吳洪策馬來稟道：「大河口砂袋盡掣，堆垛岸上，讓船行矣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且往汧河下河察看。」二人上馬加鞭前去，未刻即返，稟道：「水已至新邑壩，沿路大勢深處三尺有零，淺處盈尺不等。壩下大小諸船，現在拉拽入春水河，以備長水盤駁。」廣望君道：「吳大夫回關理事，申刻可仍往大河口堵塞。」吳洪道：「敢問大河口堵塞何為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前見河口下勢低，多停泊船隻。若此處堰水，彼處不瀦蓄以之，則水泄河乾，多淺灘之虞。」吳洪拜服道：「君侯慮無不週。」說罷辭出。到申刻仍掣汧河口內砂囊於口下堵塞。如此三夜，方珠御往新邑看視，大小船隻驛駁駁運，水足船浮，挽行迅速。前日所探盈尺之處，現深三尺。回車視壩南支河，水俱通暢，重載無礙。返至汧河口，駁運已到，又係申時，令軍士照舊堵囊過水。次早，令將大河口砂囊駁來，於汧河口內下樁堆堵，又將河口木樁砂囊移加於上，令吳洪道：「如下河水不敷浮船隻，灌溉田畝，則照前辦理；若水足用，則將砂堰毀去。」吳洪領令。

次日，廣望君同方珠過渡，上車回都。第二日進城，已是黃昏時候，入府安歇。第三日五更入朝，禮畢，島主賜坐，問道：「見報知作活堰，引水進汧河，入下河，未知可到新邑地方否？」廣望君奏道：「新邑糧儲已過下壩，照西庶長當年制度挽運，前

日薄暮已有船抵上河口，五日約可運竣。」島主問道：「下河中段五州數十邑，可能播種？」廣望君道：「臣已照會關政大夫吳洪，如水不足灌溉，仍照辦理。」島主道：「論及灌溉，則能播種。可知駙馬此出，糧餉運通，收成有望。足見有治人，無治法，與文侯、武侯媲美於先後矣！昨見火珠奏到，知公主病篤，駙馬可曾接有稟啟？」廣望君凝神道：「志得前日火燭有稟啟到，因聞命召，置靴筒內，未曾拆看。」島主道：「今在何處？」廣望君於靴筒內摸出拆看，始知因冰珠之子天花險極，後雖病癒無虞，公主受了驚駭風寒，初時不覺，及至臥牀難起，始召太醫診視。久藥罔效，今氣息奄奄，請急回島。廣望君看畢，顏色驟變。島主慌道：「寡人已悉知之，駙馬即回國調治。前時已差西星替曙珠，龍峰替冰珠，回國省問公主，日內亦當先後到矣。」廣望君道：「且住，金蓮島近日若何？」島主道：「猖獗之至，仍連乘風縱火，龍街坐船全被焚毀，亦繫心腹之患。」廣望君道：「請主上於靜樓拈香，臣虔卜之。」島主道：「敬天閣最為潔靜，命司禮太監備辦，請御香伺候！」杜崇領命去了。

島主同廣望君步上敬天閣，盥洗拈香。廣望君於旁牒著數次，牒畢道：「賊未可殄，公主之疾雖不能痊，然壽算尚早。臣且先視公主，回來再往金蓮。」島主道：「繇詞云何？」廣望君道：「賊之繇詞曰：虎狼結朋，負隅踞踞。十祀之後，氣脈流通，厥祿永終。」島主道：「氣脈流通須十祀之後，則此時未可得滅也。今命安太醫同駙馬往天印若何？」廣望君道：「安太醫老矣，涉海風濤有所不便。請安太醫之徒任權同往足矣。」島主允允。

廣望君朝明見娘娘，辭行出宮，延請任權同往。任權欣然，帶得僕從行李到駙馬府，廣望君迎入，便宴動身。方珠稟道：「姪子意欲隨叔父去，問孀母安，以便回雙龍對二位母親說，未知可否？」廣望君應允，同時起程不題。

島主在朝，見廣望君去後，慨然歎息，召集百官問道：「寡人於民，蠲免賑恤，宵旰勤勞，未嘗稍倦，何外寇侵邊，百姓不但不能捍御，反有附從而為之鄉導者？其咎安在？——在寡人乎？在廷臣乎？在牧令乎？在百姓乎？諸大夫直言不諱！」太史西白道：「附賊之咎在於，而使民饑寒，根由則在於君。」島主正容道：「可盡其詳。」西白道：「歲荒民亂者，貧民無恒產，而富民貧也。使富民貧者，牧令侵奪之也；使牧令侵奪之者，權幸之臣貪所使也。使倖臣得專權而施奸者，則主上也。」島主道：「大夫過矣！寡人何嘗使餘、包之徒專權？諸大夫何為不諫？」西白道：「余大忠代玉砂岡下大夫握稻進《彩玉三山圖》，中大夫江一鶴以為雕文刻鏤，傷農無益，請亟毀之而免握稻，主上未依。一鶴告終養，主上即准。顧庶長奏一鶴忠直博洽，實柱石之臣，請留再三，主上又未允行。即此一端，足見倖臣權奸使下誅求牧令以奉上，牧令非戕害詐取富民，則資無從出。富民資產既盡，貧民饑謹無所倚賴，饑寒迫身，或地方知而不奏，或奏而恤不及時，遇以衣食誘惑之寇，得延殘喘，從敵若歸，雖父母亦不能禁止。間有大夫、牧令耿介不隨流俗轉者，輕則遷調，重則降免矣。」島主道：「此寡人之過也。然自《彩玉三山圖》之後，於茲數年，並未復收貢獻，而荒亂在數年之後，未必由於此。」西白道：「主上一次賞收，臣下則定為年例。主上後不賞收，臣下卻借以為名，仍係依舊誅求。」島主道：「甚哉，為君之不可有玩好也！」中大夫獨孤中立道：「凡人玩物喪志，玩色喪身。人君於二者有一，即為亂國之由。以邪佞從茲百般迎合而盡惑侈蕩君心也。」島主道：「誠哉，是言！百姓苦矣。寡人自荒年以來減膳撤樂至於今日，猶不免百姓流離溝壑，而牧令乃肥囊豐橐，寡人欲盡置法，恐其賢愚不等。太史暨諸大夫其為寡人籌之？」中大夫顧行道：「惟上正心絕欲以清其源；核戶口，察田疇，以省其職；重出身，慎舉選，以整將來也。」島主道：「貪鄙之夫，仍任安居於民上乎？必盡破其好，誅其身，沒其家，始可以謝溝壑冤魂。」

上大夫西青道：「臣昔奉命隨鎮鐵圍，訪求巖穴，築館迎延遠近至者，異人其尤奇者姓木名於岑，行止怪僻，能使鬼驅神，日無難事。今主上欲別盡邪正，須得此君。」上大夫樊理道：「木於岑名寸，人稱小木先生，道號平平居士。昔以術散餘、廉家資者也。大忠囚之於獄，不食不饑。到第七日清晨，禁子進內查點，只見鏢鏢在地，圍著亭亭一朵黃菊。禁子驚喊，眾人往視，只見那朵黃菊花冉冉升高，入於霄漢。司獄報與司城，廣捕蹲緝，至今未獲。確係奇人。但行跡難知，恐非旬月所能延得。」安太醫道：「問黃赤湖便知。」島主道：「黃赤湖者為誰？」西青道：「黃先生雁也。亦山林中人，道號泡上生，江抱一翁薦與輔公為友者。」島主道：「原來係黃先生。聞久離鐵圍矣，而今在何處？」安太醫道：「因得笑病，來都就臣醫治，現館輔公府內。」島主道：「可召來詢問。」安太醫道：「未必肯來，臣去問之。」島主道：「太醫可乘車前去。」太醫道：「臣有車在午門外，乘去便了。」出朝片刻，欣然而回。

島主道：「小木先生今在何處？」太醫道：「在雲平嶺玉筍峰書院內養靜。」島主道：「可用弓旌召之。」太醫道：「弓旌未必肯來。臣問赤湖召請禮數，據雲須用御爐焚七寶香，使正直之臣齋往玉筍峰，定然可至。」島主道：「御爐七寶香易耳，正直之臣，須命江友鹿往迎。」西青道：「一鶴為武侯延往雙龍國學掌教，途遙不可急至。」島主道：「更思其次。」上大夫顧言道：「下大夫王右泉當爵。余大忠之初，切諫不聽，即辭官教授，屢召莫起。今大忠等皆伏誅，其願足矣，召之以延高士，應無不遵。」島主道：「嗟乎！有先知明哲之臣如此而不能利用，寡人之愆大矣！」安太醫道：「王右泉受業於樊嗣昌，為中大夫樊靜之世兄弟，樊靜亦以正直著稱，使之召右泉，應無不至也。」島主命樊靜道：「寡人悔悟，大夫通知王大夫，可先為寡人謝過，後行宣召。」樊靜奏道：「邪誅正進，國家昌隆，右泉豈敢憚煩不出！」島主道：「大夫速去，寡人擺宴於遷善殿待王大夫。」樊靜去後，命諸臣隨往遷善殿。年逾六十者，悉行賜坐。

問樊理道：「小木先生如何以術散餘、廉家資？」樊理將案件暨如何役鬼移魂等事，細細從頭至末說完，島主大笑，群臣掩口。

島主道：「妙哉！深奸隱惡，非如此處治，不足以落其膽。」說罷，只見樊靜同王右泉上殿。右泉朝見，島主出座扶起道：「失卿五十餘年，寡人之過也！」右泉道：「臣彼時年輕學淺，不足感動主上，臣著愧之。」島主道：「卿今春秋幾何？而鬢髮如漆，顏色如童。」王右泉道：「臣馬齒八十二矣。告歸時兩鬢斑白，當日疾邪太急，抵家半月，目昏齒搖，髮鬢皆白。後來心中漸漸冷淡，連疾邪之心俱覺寂然。四十後目明，五十後齒堅，六十後鬢髮皆黑。」島主道：「果哉，心思之禍人也！今煩老夫延請小木先生，未知可否？」右泉道：「臣已聞樊大夫傳命，敢不奉詔前往！」島主大喜，加席長俸。右泉堅辭，島主不允。擺上御宴，島主持盞賜酒，右泉謝恩，就宴罷而散。

次日五更三點，王右泉隨班上朝，島主親手將七寶香艾納匣交王大夫，安於香案上，再三叮嚀。王大夫領命出朝。島主與諸臣在殿論金蓮島勢局，廷臣皆無籌策。退朝後，只見值殿將軍奏道：「午門外有民人帶著童子，口稱『草莽野臣木寸見駕』，理合奏明。」西青驚道：「木寸即小木先生也，來何太速？」島主喜道：「大夫為寡人迎之。」西青遵命出朝，見一老者，手拄紫竹杖，葛衣草履，白髮垂眉。西青作揖道：「木老先生，學生迎遲，望宥！」木寸道：「大夫國事勤勞，野人一介細民，安敢屈枉！」西青道：「主上在朝恭候。」

木寸直至丹墀，島主早下龍座。木寸舞蹈，島主扶起賜坐。木寸奏道：「草野臣寸，毫無知識，蒙主上眷賜寶香，慚愧無地。」島主道：「先生學術通神，正當消受，請為寡人滌滌前愆以謝百姓。」木寸道：「主上何愆，願聞其略。」島主道：「寡人不明，信任邪佞，容留貪鄙，吞噬百姓，以致抗謹，匪寇猖狂。若非正直維持，祖宗社稷幾不國矣！今邪佞久誅，其羽翼負隅，亦將受戮。惟虐民之群小，無由辨驗清查，屈先生治之！」木寸道：「此事不難，野臣竊有鄙見，請定為例。」島主道：「願聞。」木寸道：「主上於臣下，俸祿之外，復倍加之，使其不外營求，廉潔供職，實為恩渥澤溥。但諸臣下人多，出自不少。起而退閒之日，廉潔者依然空匱，是以臣下遠慮，難免營私。今請定例，將所加倍之項存貯府庫，待不供職之日，如非因貪而他事斥退者，俱照存數給之身，故俱給其子孫。若此，國家不加費，而臣下無閒散空匱之虞，供職自多矢公。如仍貪婪，則嚴刑之，死亦無怨矣。」

島主恍然道：「甚善！命地官註冊，定為永例。」木寸道：「究治群小，願得新鬼為監，方免諸神賣法。」島主驚道：「寡人安得新鬼？諸神何由賣法？」木寸道：「主上不知，群小祖宗或有好善者，現其子孫以敗聲名，必懇之諸神寬宥。諸神念其祖宗行

善，難免無縱。故必欲得新鬼以為監，諸神則有以辭之矣。」島主道：「新鬼何由而得？」木寸道：「凡忠烈之士死而未久者，皆為新鬼，或得其形像，或得其生辰八字，皆可得而使也。」島主沉吟。顧言道：「雙烈廟平、駱二將軍有像可觀，未知可用否？」木寸道：「最妙。二子為誅邪而死，今所行者，亦二子未了之志也，庶可搜剔無遺，應於廟中設壇查辦。」島主大喜，命太祝常慈管理。常慈道：「雙烈廟香火甚盛，須出示禁止，以免繁雜。」木寸道：「不必。只須一靜室，於晚間行事可也。」常慈乃去。

島主問道：「先生用葷用素？」木寸道：「野臣不食煙火五十年矣，食則水果，飲則清露。」島主命太監楊際向宮中御廚查取鮮果，並賜群臣筵宴。片刻擺出各種貢果並天花露一盤。這天花露，乃天花開時，盛露滿足，外瓣包籠為皮，內瓣合瓢結合如萍實之狀，內外瑩徹，漿水沁心冷齒，名天花露，又名露花果，產於擎拳島。木寸謝過就席，諸廷臣同謝恩飲宴。

三爵之後，看看天色漸漸黃昏，常慈回奏道：「雙烈廟後左邊靜室幽潔，帳幕台案俱經齊全。」木寸將天花露藏於袖內，出席謝道：「臣請往廟去矣！」島主道：「可容看否？」木寸道：「王侯卿相及爵祿未艾者不便，陰人俱可。」島主道：「內監可乎？」木寸道：「可。」島主命太監民誼、棣恭、冒溫、曹互四名隨往。

木寸進廟，於香案前半揖，便入靜室。解下腰間絲絛，使童子圍布地下，令四太監伏於幕後，乃上座默誦真經法語。移時只見西南邊火光衝入，隨後現出兩位絛袍執劍神將，齊到案前，打恭道：「平絡、駱守義願領法令。」木寸道：「請候著。」復閉日密誦。忽見紅光滿簷，現出尊神五位，降到座前打恭道：「財神候令。」木寸道：「請了！浮石島主意欲盡賊官，小可有所不決，敬問尊神：夫財者，民之命也。曾聞天富善人，胡為安分樂道者常貧，凶狡貪墨者常富？得毋諸神黨惡乎？」財神道：「小神等雖管天下萬國萬姓億兆之財，然係上奉天廷，所付確冊，照冊給予，並無毫釐出入，彼此偏受淆混。至於廉潔者雖貧，固可免身敗名裂，亦緣命內未注多財。然後世必昌。其貪狡者，雖暫得富，每多傾家喪命，亦緣冊內數豐，後代不絕亦賤。」木寸道：「可將得賊案件，逐員逐數冊籍借閱？」財神道：「小神等只按冊支給，數盡則止，不計其善取惡取也。給數有冊，案件之底裡難稽。」木寸道：「只須案件清楚，方好究辦。」財神道：「其惡取者，地獄自有證據，各犯員祿盡歸陰，閻王按件究治，輕重無差，莫人可無需辦處。」木寸道：「據尊神所論，雖是定例，但地獄懲治究竟不同於人間，貧污各犯不見不聞，誰知畏懼，改膽更心？必須懲治於其身，始可以為炯戒。」財神道：「若須清楚詳盡，只有另問得知之神，方免遺漏。」木寸道：「何神得知？」財神道：「凡行賄賂，任其秘密，總須經門由路，斷不能瞞過門神、路神。請傳國內諸門、路神，詢問自悉。」木寸道：「承教。請便。」諸神復由簷端而去。

木寸再誦真言，只見旋風捲入，風定，現出兩位尊神：一位金甲，一位皂袍，率領著無數大小小金甲皂袍神祇齊到壇下，打恭道：「門、路各神聽候法令。」木寸道：「尊神免禮。茲敬請者：浮石蠹國大奸已除，群從之殃民害物看尚未伏法。尊神可將版圖內各員枉法受賄，以及貪墨由門經路者，不得隱瞞。平、駱二將軍可同前去，盡將犯魂拘來嚴究，不得有誤！」四神齊聲遵令，轉身向南。絛袍神將呼道：「眾將士何在？」道聲方止，只見滿室火光，簷端、梁間、壁上、柱裡、地內、空中，紅鎧綠巾力士紛紛走落出來，齊到神將前，叉手躬身道：「有何號令？」絛袍神將道：「可各隨各門、路請神，分頭將各犯官生魂拘來，毋得遺漏！」眾力士管應聲畢，寂然不見。

其時已起更鼓，四個太監在後，抖得搖動帳幕。約半個時辰，早有力士將犯魂擒到：長不盈尺，如醉如癡。木寸命拋入皂絛圈內，隨後接續纏絡而來，一般吩咐，魂不縮小，而絛圈寬綽有餘。門神、路神齊來打恭道：「現在未死眾貪墨犯員生魂，在職在閒，悉行拘到，並無脫漏，匯有清冊呈覽。」木寸道：「有勞尊神！已故者自有地獄究治，不必拘也。」乃斜著紫竹根杖子，於圈內擊下，聲如洪鐘，魂盡震醒，赤身露體，奔跑走竄，詢問商量，終出不得皂絛。須臾困憊，號啕慟哭。

木寸用紫竹根於圈上畫個「寶」字，只見地面採光煥發，磊磊隆起，貝寶珍珠，無一不備。這眾貪魂止淚定睛：凡心所欲者，莫不堆具跟前。轉苦為歡，頓忘所以，恣意取羅，得此奪彼。奈赤身無所收藏，或坐於寶上，或抱於胸前，多者則伏蓋於身下，惟恐彼奪。木寸用斜紫竹根於圈上畫個「寒」字，只見陰風凜冽，冷氣襲體，萬般珍貝，生冰透骨，驚起眾魂，環手抱肩，曲腿蹙躄。急奈百寶黏體，猶如釘定，拔除不去，顫縮成團，齒牙相擊，蹲伏在地。恰如癩蝦蟆一般，極其慘慘。

聽更漏時，已係二鼓，眾魂先後凍死，枕藉滿地。木寸又用紫竹根於圈上畫個「暑」字，寒威潛失，熏風習習。眾魂舒腿伸腰，翻身起立，奪珍捧貝，喜笑顏開，雖然滾熱，亦不肯釋手。木寸斜著紫竹根，加個「酷」字，乍見手內、身上、地下萬種珍貝赤氣炎炎，煙燄漸起。眾魂連忙丟手，如生成一般，丟不下，抹不去。滿圈之內紅如炭爐。眾魂搖頭側足，咂嘴舐唇，立住烙腳更痛，坐上鬻炮難當，眠倒渾身燒矣。皮脫肉焦，益加苦楚。只有跑跳不休，倒則翻滾漸斃，哀怨形聲，不忍見聞。有困倒者，眾趨提登，此上彼下，不得立定。諸魂漸次盡成枯炭。

其時，已是三更，木寸用紫竹根於圈內擊下，熱氣暗散，枯魂漸蘇。又畫個「饑」字，眾魂愁眉苦臉，捧腹彎腰，嗚咽啼泣。木寸斜著紫竹根畫個「噉」字，眾魂持珍拾貝，用力咬啃，齒脫牙落，唇碎舌爛，莫想得動分毫。膩蟲肆毒，餓得更狠，渴得更凶。木寸叱道：「汝等吞吸百姓，脂竭髓乾，難道己身的血肉充不得饑、解不得渴麼？」眾魂仰視，連忙磕頭懇求救命。木寸道：「汝等高據案台，冤枉百姓，傾家喪命，情急哀求，汝等憫饒誰來？」眾魂涕泣，齊自噬其指臂腕肘，互相啃嚼，胸腹腿腳鮮血淋漓，爭吮解渴。肌肉易盡，饑餓難消。又俱倒地，啼啼漸絕。

至四鼓時，又用紫竹根擊地。眾魂復醒，叩頭懇求。木寸道：「饑寒酷暑，汝等雖略嘗之，而捶楚鞭撻之味尚未知也。」乃用紫竹根於西南圈邊點去。只見一道黑煙湧出，布散開來，如珠亂滾。漸滾漸大，須臾長至二尺，豎眉睜目，狀貌猙獰，各帶錘把叉棍，見著貪犯擒拿擊撲。可憐眾魂大約虛弱嬌養者受過寒威，又遭熱毒，饑渴內攻，膚肉外剝，如何經得起這般惡鬼行兇，力摧狠打！只見血肉橫飛，筋骨折散，俱倒在地，哀號慘泣，嗚呼天。

木寸道：「撲擊之味雖知，貪饕之心未厭。珍貝寶貨，皆汝等素所喜多愁少者也，今當使汝等儘量受用。冥役可將萬寶堆垛犯魂身上。」鬼卒同聲稱：「遵法旨！」將各樣珍寶，小者輕者手捧，巨者重者扛抬，聚於眾魂體上，壘積成山。眾魂起初被壓，嗚咽哀求，漸漸加重，承受不住，肉裂骨斷，聲息俱無。木寸用紫竹根於圈內戳下，寶山傾卸，眾魂壓扁，猶如包鴨。紫竹根再戳，又慚還原，哀啼怨泣，涕淚滿面。木寸道：「汝等為此寶物，倚勢凌壓，已受報過，然坑陷多人，也應償還。冥役可豎埋之！」鬼卒齊聲遵旨，立時將萬寶搬耙，挖成無數深坑，便把眾魂各豎坑內，將寶貝層層砌築，連頭沒入，再用巨重之件數層封頂，柔啼啞泣，情狀慘淒。木寸用紫竹棍斜於堆上一按，便齊坐在底裡，眾魂骨糜筋爛，纖聲不聞。再用紫竹根向圈內一撥，萬寶散開，眾魂壓如柿餅。又用紫竹棍向上一挑，眾魂餅漸漸隆飽起高，復成人像，片刻俱蘇，伏地泣懇。

木寸道：「汝等為著此珍貝，每每不顧天理，喪盡良心，百計營求。今日怕懼，卻太遲了！這原係身外之物，汝等時刻置之心中。而今身上雖然備嘗，尚未到得心裡。再當如汝等素願，使心內得有飽足。冥役可代入腹。」鬼卒稱：「遵法旨！」持住貪魂，擠開血口，各將寶貨用錘柄棍頭推搗下咽。眾魂牙齒先俱脫落，兩頰又遭擠定，被逼下咽，不能稍緩。肚內受足，腸破胃裂，塞得腑臟成糜，漸次倒下。

木寸用紫竹棍揮道：「冥役可退！」鬼卒俱倒，相逐滾流，大而縮小，合成團塊，如流水般，仍歸西南地府去了。木寸用紫竹根於圈內擊下，眾魂漸蘇，腹內膨脹，不可忍耐，挖不出，屙不下，只有用力嘔吐，弄得心翻膽覆，肺反肝傾，仍然無濟，苦楚較前尤甚。木寸見眾魂困頓，倒下不安，又復立起，亂跌亂爬，始用紫竹根於圈上畫個「破」字，眾魂腹自爆裂，內中百貨，有突出的，有湧出的，有墜出的，有淌出的。眾魂趁勢或以兩掌擠腰，或以單手入腹，無奈存留之寶黏腸帶胃，撕得痛徹心脾，倒地亂滾。

只見門神、路神前來，打恭道：「已經五鼓時分，眾魂拘放，應請法令。」木寸道：「今俱放去，起鼓時分仍按名追來。」眾魂叩頭道：「犯員等罪該萬死，情願變產退贖，甘受國法！」木寸道：「當百姓求生無路、求死不得之時，汝等肯轉念否？汝等不

肯忠君愛民，最喜媚權賄要，今日誰來庇護？汝等平素營得寶貨，此刻可有用處？汝等看百寶是寶麼？」眾魂看去，俱是珍寶。木寸道：「現形！」只見各寶旋轉，化作蛇、蠍、蝥、蠶等百種毒惡物件。眾魂驚懼欲逃，木寸道：「不須驚懼。寶之為害，較此更甚。」乃用竹根畫個「消」字，備毒物復化為寶，倒地漸滅。眾魂頭已磕破，血流滿面，仍然哀求不肯起去。木寸道：「也罷！汝等如能各將同惡吏胥人等擊斃，赴都自首，則不須來此。否則，逐夜拘至，不能寬宥！」眾魂叩謝，稱願遵行。木寸道：「原獲力士，各押貪魂還殼。如有違誤，則復拘來。諸位尊神請退，匯造贓賄清冊，毋遲！」諸力士仍各捉生魂而去，四神打躬告退。

東方漸白，木寸下座，令童子收起皂纛，再去帳幕，四個太監倒地磕頭道：「小人等肉眼不識上仙！」木寸道：「誰是上仙？不過小術而已。汝等俱無子孫，貪得賄，求賂謝，護奸黨惡，退忠害良，竟有金穴銅山，究與何人？雖多裝神塑佛，造寺立觀，即有神靈，亦只算得代破財人民修積陰曹，不能為汝改轉已喪之天良，則罪業愈大，豈可禱禳！莫若學做好人。汝看這些吃苦受罪的鬼魂，都係為子孫計，受罪時，可有子孫來代替的？」四太監道：「上仙珍玉之言，敬謹恪遵！」木寸道：「汝等可回奏島主，我今去也。」四個太監欲向前攀留，八隻腿卻動彈不得，看著木寸帶了童子，拄著紫竹根杖而去。及至天大亮，才喊得出聲。室外伺候各色人役，聞時趨進，看不見二人，問道：「壇上作法的哪裡去了？」太監道：「你等在外伺候者，法師、童子出門都不曉得？」眾人道：「門仍未開，從何處去？」民誼等移步到外邊看時，果然門緊閉，牆高宇峻，四處無蹤。眾人驚訝，民誼等慌入宮奏明。島主問：「如何拘取處治？」民誼等又逐細奏上。島主點頭道：「既有力士押往，定有形跡發露。傳命司馬大夫白嗣廣，著巡軍內撥五百名，分於本國四境內外打探宰令牧守動靜。」民誼傳召白嗣廣入殿領命，交樞機閣辦理不題。

再說王大夫出得朝門，先焚香於御爐內，再令起程。只見香煙凝結不散，路上香盡而煙仍存。數日上得雲平嶺，下車登玉筍峰，看見書院門前有個老翁帶著童子在那裡眺望。王大夫勉力趨走間，腳下忽然浮泛，不能自主，心內大驚。往下看時，正是：兩腳夷猶如地震，隻身騰起似雲升。

不知看得何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